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八



州乙

音註括例始末春秋傳卷之二十三

梅 黜 林 斐 叟 唐翁標註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
嗣君也夏叔孫豹會平趙武楚申屈建蔡公孫
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之鄭簡之許人曹人
武于宋平

武于宋平

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漢梁而无君臣之分於宋
而无夷夏之辨昭定衣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
焉尔矣衛獻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
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及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

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

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
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之弟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
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
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止於人之朝矣
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鱣之
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

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魏
之盟續傳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韓陵則齊主諸
侯至臯鞅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
宋始宋之盟稍武之偷也孔子曰兵燹之百自
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賦夏自趙文子始也此
王伯之所以興衰也

此一地也焉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
必布大夫惡為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
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
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
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
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
聖人至是哀八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

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敗
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
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
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燕出奔晉 齊喜之
晉書各惡之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晉之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嗜酒荒淫而州書
各罪之十有一月公如楚 魯曰於是公及宋公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魯曰於是公及宋公

以見伯業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崩
景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卒 鄭釁立
天王崩之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

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礼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
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
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
以存君也變左氏楚人使公親櫬夏四月送
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
卜以自封使公治告曰閏守十者將叛臣帥
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
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
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
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
有天威不違頻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

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
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
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歲公卒子襄
公惡立閏弒吳子餘祭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

味音情
穀梁子曰閏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閏不得
齊於人不稱其君閏不得君其君也礼君不
使無恥不送刑人不狎敵不送然賤人非所
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
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閏弒吳子餘祭
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閏使守
舟吳子觀舟閏以刀弒之亦迹然之失也
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武莒人擊比滕人於薛
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犯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古
之建国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
次也晉王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
悼公之業尊樊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
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
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
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祀之設亦不待
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魚
林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林伯後乎此卒復林

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
貶君大夫莫備於隱相莊之世成襄而下舍祀
子无削其爵者舍楚子慶无生名之者經之喪
文也吳子使札來聘
吳強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賤也辭國而
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
焉搜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夷末次曰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
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
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者樊乃舍
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及及季子故諸樊卒
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
宜受爵也禮記禮記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

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未之子僚僚既立諸樊
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因而與弟者凡
為孟孫亦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
於是使事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
生亂因其不聘而敗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
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然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子貢以先聖賢
夷齊知其惡衛鞅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
獨不為賢而棄敗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
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
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善善而欲立札
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

卷之二十三

五

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而生亂而
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
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
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
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
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
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
不辭武王紀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
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
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
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
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
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
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

由於季禮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
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尔此仲尼
所以因其辭匡生乱而敗之也或曰吳子使
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尔吳楚蠻夷
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礼未同於中夏故使
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敗乎曰春秋
多變例聖筆自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
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
以名著而季公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
姓名而叔躬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
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
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
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
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敗之也噫世之君子

卷二十二 六

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礼之大節
不可乱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
札則何獨敗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
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
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九月葬高止出奔北燕 齊高止出奔北燕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楚子使遠罷來聘

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周 景公弒景公般
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
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
婦人之義 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

死婦人以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怕其德貞婦人吉天子凶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不行交作女德不肖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不回見於春秋者亦伯姬耳聖人冠以夫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

如宋

人殺良霄

後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

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許人犁比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于澶淵宋災故曰諸侯之

善魯大夫諱之也

注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新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乎

生石骨

重必矣今蔡出子般弑其君藏

在諸侯之葬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

心出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

於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

又君君臣之義耳出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

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

曰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

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

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

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

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

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敗其大夫則知之矣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

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

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

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

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出子般弑

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

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更宋之新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由

于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善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

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

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

猶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

公坐而俟曰驅猛獸也公世子
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
不戒于火自士其財苟其來告乎
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
其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
身有腹心之疾而未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

以爲未之災以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
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敗而稱人魯卿
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
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
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
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

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又矣是以
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展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
別乎曰閔公也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
不備也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于遂
魯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
與子野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
也而不能止也

冬十月滕子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我葬公十有一月
州葬北公弑葬與立
傳有垂繆則言經而事行可也

是矣左氏稱管子生去疾及發
又廢之管子虐國人患焉展與
管子戮之乃立信斯言則子戮
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
國人之攻管子 試之乃立而後來
本末已以求意經文可知而
授日月既以浸失本真如書
晉 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
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管子戮其君
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
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
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
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
之可也

春秋事 二

弟昭公申立

曹

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三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二十三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三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二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

滕

陳

惠

杞

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厘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湣公成立

薛

莒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展禽元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工昭二十二年庚與來奔齊納郊

邾

許

小邾

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殺期立穆公七年魯昭公十年小邾穆公來朝邾莒四年魯昭公元年楚圍莒之而自立名慶是為靈王楚遂罷為令尹昭十三

春秋傳卷之二十四
梅 谿 林 堯叟 唐翁標註

昭公

公名稠襄公之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昭公威儀恭明曰昭

周

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七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薑立景公七年

齊

宋

晉

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熾頭曼立平公十七年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

衛

蔡

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房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

魯王弒平王在立即奔疾使子旗為令
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穀為令尹昭二十
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

六年平王卒子昭王立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

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夷昧二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

立昭二十一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

公子如敖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戎備襄齊惡陳

哀公子招蔡索公孫歸生鄭簡罕虎許人悼曹

人武于號鄭地國音韶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

兄不得以屈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

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

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

君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

之盟楚人先載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

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

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

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郟音回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郟則書法

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

也此專取邑而已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郟莒人訴於會楚告

季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

不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共與也
議伐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
禍之也何備之為雖然季孫魯國何罪趙孟
聞之請於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甚魯爭郵為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
不曰伐莒取郵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
為內諱也

夏秦景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其母
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
子不差以札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
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

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
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
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
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貴人兄父母有愛妻猶
沒身敬之不兼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
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晉荀息
帥師敗狄于大鹵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
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強衰也悼公
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死而楚伐陳必弗能
拔是奔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我亡華毋
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我狄至伐鮮虞春
秋遂外晉矣國音魯

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

初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
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馮服之
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假車崇卒
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
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
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欺狄讖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言齊無知弑其
君後言齊小白入于莒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
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甯侯入于
夷儀後言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
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
有大小故曰曷辭此事春秋教也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
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

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
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
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
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
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
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乃弑君之賊故立垂
踰年猶不成君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
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
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
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
司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
討嘗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

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也
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巳酉
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為藏之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出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竟則書竟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

或竟或不竟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數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六合諸侯于甲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四公之事其君用齊相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慎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士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憚之甚者閔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祭穀而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

略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

酉

子儀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

共秋鄭簡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接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

伯來辭曰非仇讎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者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尊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不動之前可也己至于河而見鄰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而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鄰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矣聞陳無守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備信也用是

趣踐履山川來修軍事今若不獲

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
非仇儻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
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謂獨
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
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
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薨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穆來
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去声北燕簡伯欵出
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
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

曰比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
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
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
也與鬻權之以兵諫無異而濁罪燕伯何哉
大夫固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
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
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
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欲立胥童而
弑於驪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
蘇村肅獻公殺彘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
父而後復也故入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
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
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
人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疇霾霧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李孫宿襲位計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李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夫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雷霜雹則亦証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社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雷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弼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靈蔡侯墨陳侯鄭伯簡許男悼徐子孫子悼頓子胡子游子小邾子穆宋世子平左淮夷會于申楚縣曰楚師以立而求諸之費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馬耳申之會合上有一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也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震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頓於郟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城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虜於棘里而縊於申多人可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人以人事

五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
臣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
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
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
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
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
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
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取忤者也故
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
之行皆工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
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
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
天自變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
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

手者也故楚藥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
會申與淮夷累戮於後此以怒待人而責備

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與徐子小
邾宋不在此故也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伯
為齊討慶封故稱齊遂滅賴九月取鄆音邑之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會中軍襄十一年命立中軍至
是會之音音音

按左氏會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以
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孫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會

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
匡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
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
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巳則不臣三
綱淪替而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相之子
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吾中軍微詞以著其
罪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身莒車夷以年婁及
防茲來奔年婁防茲皆邑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年夷莒
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城矣其書來
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
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

卷三十四

十一

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
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
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
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泉魯也音粉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

子囊蔡侯靈陳侯袁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林人越強
強也備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
者楚謀之失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宋方
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預義入情深寐以
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侯伐吳則

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
 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
 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
 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
 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
 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
 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主楚後稱王吳
 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
 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
 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
 來此聖人指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葬
 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台比出
 奔崩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台比
 請殺之柳聞之乃以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台
 比將納亡人之旗既盟于其郭矣公使視之
 有焉遂遂合比於是華亥欲伐為右師乃與
 柳比從為之微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闕寺孫
 出適墜而父子之恩絕遂華台比而君臣之
 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
 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
 澄田令致以亡唐而不知監覆車之轍者不
 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伐北燕

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開天下

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
邊伐皆同國亦襲昔暨介平盟于鹹次于
伍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得而葬焉蓋不于齊也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
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
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
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
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
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乎或以臣
下而擅乎或以附夷狄而得乎或以侵犯大
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及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齊叔孫婁如齊泣盟音練又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

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
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僖公
八年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音韶
陳哀公元祀生偃師二祀生公子留二祀變留
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
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甚自殺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
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
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
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家安靖國家
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冠宗社覆沒
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
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
養公族而殉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

陳之身殺陳也子德師父敗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

年楚平王傷陳忠公吳立叔弓如晉賀慶祁

也楚人執陳行人于鄆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

鄭秋蒐于紅晉也東反書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中軍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尺征之而貢於公蒐

于紅也自是而彙蒐三家所以釋武焉尔是故相

莊之狩必言公始定之蒐不言公矣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

紅則易地利二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

臣下則博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

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

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

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音戈大雩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

陳

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靈于陳公於是叔弓及

宋章及鄭游吉衛趙鰲會楚子于陳公

夫亦見其楚公是也公本魯以見其餘也許汙于

夷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焉縣使等

封成爲公矣必不遺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

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

弓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使不來

在甲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
 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
 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
 單猛朝之變周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
 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
 矣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
 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
 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
 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纘如齊冬築郎園音樓又俱碧反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
 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

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
 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
 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
 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
 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
 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九月叔孫
 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
 公卒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蔡靈子虔誘蔡靈侯殺之于申音
 班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氏曰蔡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
 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言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服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寘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殺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者滿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我聖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

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微滓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并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也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

一變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

公孫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
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
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
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顯非不顯也臣行
為愛君非不忠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
可矣

仲孫黶會邾子莊盟于祿祥
孫意如會晉頃韓起齊景因弱不華亥元衛靈
北宮佗鄭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懲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
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
用之會于厥懲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
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

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
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二國之大夫于澶
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
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
而非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
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
諸侯略而不序士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
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
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士義利之分為不仁
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
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
審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薨
世子有以歸用之

以其君來外國而以其君歸皆
 所以以之易詞也既書執蔡矣又書執蔡州
 子有著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
 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
 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
 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
 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
 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
 至不歛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
 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
 不與其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
 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
 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未

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納之于陽內

復伯二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叔孫公如晉至河乃

復五月葬鄭簡公楚靈殺其大夫成熊即成虎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楚子靈伐徐晉

伐鮮虞始伐鮮虞也鮮虞本姬姓。

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

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

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於狄鮮虞也

吳人郢於越吳晉猶屬鮮虞出於是狄晉以

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三氏曰晉有兵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
 言晉伐鮮虞狄之出城公假道於虞

止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
為讓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
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
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
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
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
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入人將相食
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
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
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按本塞
源之意豈曰過乎

